讀書囈語

讀書譻語卷之六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稺鶴父較

禮記

右旋其封且號者三三字承右旋言謂繞舍其封者三周也非三號也或以爲季子於哀情爲不足者未是

公曰末之卜也謂卜之罪罪之末也所以責賁父也明其爲罪之首也故賁父死之卜之死不可知也或

以爲末者言其材用之末而不能濟戰又未卜不末孫而史載孫死不載卜皆互見也恐未然

裼裘襲裘曾子襲裘是已服弔服也子游裼裘是未具弔服也故曾子以子游爲失禮及主人旣小斂哭延賓子游始具弔服以入蓋所弔非有服之人自不必先具素服以襲嘗服也故曾子以子游爲是而自以爲過

曾子子貢入於廐蓋曾子等始欲弔喪入門而閽君在故避於廐巾廐蓋門側之房非養馬之屋也及君

既弔而曾子等乃正容蓋具弔服也通名以入弔君及主人皆知曾子等之賢而禮之爾或以為入到人家馬房裡又作甚模樣出來此蓋泥於廐字之誤而記者以盡飾行遠為說遂令後人生議論矣

微子立衍自是殷人弟及之禮文王立武王則伯邑考前為紂所醢矣又無後故非廢長立幼也如太王傳王季也

孔子封防墓崇四尺以雨甚而崩當非一時之事記者偶記之一時遂令後人疑其不實以為非聖人所

以盡心於葬者也不知四尺之高曰父甫甚水大至而掤焉此聖人意料之不及者何足以病聖人哉非若不知父墓而殯母於衢之非聖人所爲也

死而不吊吊字疑當訓至謂不至其正命者有此三非謂吊喪也

史稱舜巡狩崩蒼梧之野余嘗疑之夫舜九十而讓禹使攝行天子之事則舜不復巡狩矣豈以百一十歲而復巡狩以崩蒼梧哉且巡狩以岳爲止有定所矣蒼梧在衡岳之南又巡狩之所不必往者哉則孟

子以舜終鳴條在河東去蒲阪近爲是矣九疑舜冢葢南夷慕舜德而爲之冢以寓其敬如山海經稱西方之國禮軒轅之丘之類也其云二妃死湘中亦因爲舜冢而設二妃位於君山耳

顏子之喪至祥已二年矣夫子之御琴瑟亦久矣其饋祥肉而彈琴也盖偶然耳或以爲夫子不忘哀而琴或以爲以琴散其哀傷皆未然

子游麻經疏衰位以譏惠子之立庶然紀事不言立庶之事惟文子扶適子南面耳

伯玉請前之言盖戲文子言子欲葬此則我當前子而葬此耳以示不必樂也非前行而去之也

夫子將之剚而使二子繼往觀之盖觀其治亂知不居不入之意或以為觀可仕與否而謀可處之位非也

子思吾何懼之語謂已無財又無時則禮不可行矣將於何事致懼乎

蟜固齊衰而問季孫之疾自以為禮也今所說衰之禮矣武子亦善其能明禮之微矣然使以三年之衰

則喪無外事吊且不可而況問疾以期功之衰則固
可易服也而可裘乎固亦未爲得禮也
侵陳章當作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
爲是此記者之誤
萬乃舞之摠名執干戚者爲武執羽籥者爲文皆無
聲也吹籥則在堂上非舞人也左傳振萬舞必兼二
舞以誘息嬀而夫人以爲先君習戎備是獨舉武舞
言爾非萬專爲武也
以人母嘗巧則豈不得謂以人之母葬試汝之巧則

豈不適汝意若以爾毋嘗巧無乃疚於心乎或以爲豈不得已或以爲豈不得以爾毋試巧作一句俱未妥

邑長葬妻而偶犯人之禾甚微事矣固不必賡也其云買道役葬爲難繼亦有旨或以爲不仁不恕殆亦未之審此乎若果害人之甚子羔自將賡之不待人言矣

百祀之木謂百年之木其木巨而可爲棺槨也不至者木不至也櫟祀者不及百年之小木也以天子之

喪而虞人不用命如此故有嘗刑矣然虞人非一人亦不必盡命之致木舊說是也出舍公館以待事謂待君更爲尸之命也非待祭畢也

命曰暢月謂作土功以暢達其月之氣故有此災非以爲月之名如玄月之謂也

吾與爾三說者不善會其意遂謂文王減已年以與武無是也蓋文王演易而知巳之年不及百武王之年過九十故曰我以盈則百爾以盈則止當數九十然是十年則我與爾分之爾得三焉故下文各記二

王之壽以終之非謂減巳以與子也

胥鼓南盖鼓二南之節也教世子而以南夷之樂鼓

無乃非禮乎

三而一有者三郎上德事言也有一而止進其等與

其同儕停者由藝非朝廷可用之人即其德亦僅性

資之稍近乎德者非學士之成德也故止爲鄉人而

不得與於成均及取予於上尊也以爲亦得服堂上

之尊以相酬勸以榮之者未是

祝以孝告謂祝之告神必曰孝孫薦其嘗事是也嘏

以慈告如賜祚於主人曰來汝孝孫是神之慈也

升中享帝而致祥瑞休徵亦言其理可以致之然耳必欲求祥與休徵則非矣

講肄簡諒謂童子講業於師當簡語誠實也非習爲簡諒也

曰而不出卽慱學而不敢教人之謂也非不爲人謀也

慱學無方方謂方所當學卽學不專一端也

孫友親志疑當作遜志親友或誤也

士大夫子旬而見旬疑當爲旬隨意欲見則見之也非若國君則當以禮進見之也

虞祔之杖不入室升堂蓋祭畢則歸倚廬故耳未必殺哀若殺哀豈舍杖而入堂室哉

聲淫及商以爲貪商之聲則其樂皆叙克商之事即不貪何得不及商以爲商聲之長則咏嘆淫泆之固自長也何得於商聲而不長要之貪之說爲稍長

士服大夫之服異非衰經之類蓋衰之下所着衣有精粗之不同若衰則自天子達庶人矣

士之子爲大夫其父母弗能主者古人三十始娶四十始仕爲大夫以年計則子爲大夫時父已七十餘矣故弗能爲之主以老也七十尚許飲酒食肉於父母之喪豈可爲子喪備禮哉石梁不細計士之子也父之年而直以爲父不得子齊東野人之語余以爲過矣

大宗人小宗人非大宗伯小宗伯小宗自是宗伯之屬官耳以爲都宗家宗或亦未然

其贈也拜當以贈制帛送死者始稽顙爲是

一溢米謂二十四分升之一則四勺也日食不及一合所以杖而後能起

祭日以朝及闇非一朝闇二時祭也以朝而及其尚闇則天色正赤故用以祭耳夏氏祭闇謂日未出而尚黑之時非昏時之闇也凡祭皆以早無以昏者惟祭厲夕月乃以暮

求仁者之粟以祀此不可解註亦無解意止謂自已盡心竭力以得之粟也

大王之道謂行三敬足以及天下是道大而爲王者

之道也或不指大王一人

事天如親事親如天揔之不過乎理之當盡而已故曰不過乎物謂之成身

臣儀行不重辭數句謂臣之行但取可儀則而已不重辭說故不必高爲之說如已所不能企及不必煩爲之說如已所不能明知則君不煩緊已而不勞未必爲君之不及不知也

不可面數蓋微諷之即改不容俟乎面數耳蓋以勇於改過爲剛毅也

孚尹旁達升菴辨孚爲孚尹爲筠言其潔白如葭孚竹筠而又旁達於全體是爲信也可從

年長以倍陳氏無解余意當以三十年論長盖彼長於我三十年則前一世之人與父同行者也故以父事之而止長我十年者則同世而爲兄行者矣故兄事之

上東堦先右上西先左足盖主在東而先右足則身得少側而向西客在西而先左則身得少側而向東主與賓各以相向爲致敬也不止順入門之左右已

也此亦御婦人前左手御國君前右手之意也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與上下文不相蒙余意此殺
字當讀爲衰殺之殺去聲義當爲意之訛言大夫之
享君以大夫強而君衰殺之意故爾在魯則自三桓
之強始也如此則上下文義通矣註中殺叔牙慶父
時三桓固未立也非強也如後強盛則將衰欲殺之
去之而不可得矣
相貴以等言相尊貴以班列之上下也如春秋時所
謂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侯以勢之強弱爲上

下者是也

羅氏致鹿與女註以爲𠂉國之女或未然此蓋淫奔被罪幽閉之女以此等女致戒於諸侯使其不淫女色也

讀書囈語卷之七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釋鶴父較

左傳

莊公寤生驚姜氏或以為寤寐而子生若是則生之甚易曷驚之有風俗通謂生而不開目視若生而活但不開目亦何必驚寤生者今俗謂之草激生而不哭啼亦有無鼻息者收生者以口鼻息噓之或以兒臍置口中引之則哭啼如嘗見矣然往往多不救者

故驚而惡之也

莊公自斃自及將崩之言蓋知段必襲鄭故欲待其發而討之也而祭足子封皆欲速除之無以天倫友愛之道啓公者以此知考叔之勝仲與呂也

莊公悔其絕母而黃泉之誓已出不可返故雖悔而不肯迎母歸也考叔以掘地一言實莊公之誓故從之甚速也或以爲君子無取也亦未之深思矣

命名嘗事耳而師服以爲兆亂名何足以兆亂也但凡曰仇止于結仇耳而弟曰成師則能成其衆矣雖

非兆亂而弟立兄替爲之讖矣卜偃之倫畢萬而曰以盈從大名其後必大也亦以讖語兆之耳未可非也

豕人立謂立如人也或即謂作人非也徒人費曰豕御言我何御君之爲或以爲禦寇亦失之矣費實襄公御車之人非車下徒行者

莊公之子八人杜謂不見傳記然語之來盟亦一人也其後爲子八氏

敬仲之卜曰五世其昌八世莫京其繇曰在異國在

其子孫又曰異國必姜姓與夫諸占之不爽者或以爲好事者附會之也余意不然善乎穆考功之言曰二百四十年之久列國之衆其中者僅此見于傳之事則其言之不中者不知其幾矣人或以左氏爲誣余以爲非誣也

狄之廣莫數語或以爲使百姓稱之也其說甚善但上文無啓土之意百姓何以稱其啓土乎或二五復言之知杜說未可知也

將下軍也士蔿知太子之不得立伐皐落也獻公明

言未知誰立惜乎里克不勸太子逃之而但言當孝也姬氏豈以申生不孝而陷害之哉然狐突子養罕夷丹木皆謂嘗逃而太子弗用其言乃欲用羊舌之說太子亦無見幾之明矣

是服也狂夫阻之或以為牖阻以狂夫指獻公也或以為阻者疑也以為狂夫亦疑之也乃阻無疑訓而臣以狂夫目君恐未必然曾見他本阻作詛以為是奇異之服乃狂人詛之欲盡敵之服也故公以此衣太子亦使其盡敵也似乎可通

輔車脣齒之說或以為車輔為車之有輔也昔人云方言車而遽及脣齒不倫也輔乃口輔車乃牙牀卽脣齒也此說得之

東畧之不知數句或以為桓公東畧未可知西則不能再也余意不然卽使桓不再西何遽在亂而又曰晉君務請亂也蓋宰孔知晉之將有亂故謂晉侯如葵丘是東畧也但念在東畧而不顧西則否矣其晉將在亂乎君姑歸而請亂無勤此行也九月而獻公卒亂者數世文公立方平孔信有先見哉

狐突妖夢或以爲申生安于一死決無爲厲余意未
然申生以世子被譖寃死原無求伸寃自明之意而
惠公改葬贈謚非其欲矣且惠多行無禮故申生請
帝而罰之申生寃死其氣故應未散耳
慶鄭愬公之愎諫違卜故不欲救公而去之然而又
以君之在難也故使虢射等救公而遂誤其執秦伯
又不料秦之遂獲晉侯也故于晉侯之來寧待死而
不逃蓋悔之也其情亦可悲矣
次雎之社當讀作咨趄蓋憚其神而不敢行之說也

君以爲水次則何不曰雎次之社而曰次雎也

焚巫尪蓋使之祈雨而不得故欲焚之如後世之請雨不得而自焚者也以爲二人又以爲天惡尪形又以爲天閔尪病故不雨者皆非也檀弓縣子對穆公之言則以巫與尪明爲兩人矣此傳聞前世之事而未知傳之者之誤也

滕稱侯矣已而稱子杞薛稱侯矣已而稱伯或子或以爲時王所黜胡文定曰時王能黜諸侯春秋何必作也杞之稱子猶間有之以爲一時行夷禮也滕之

稱子有以爲在喪文定曰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文定以滕爲黨惡也若人以終春秋不復難文定將亦不能爲之解矣余意滕薛杞小國也苦于强令征賦無藝故自貶其稱或降一等作次國或降二等作小國圖稍輕其征賦耳正如戰國時衛之自貶稱君類也

殺懷公于高梁左傳無明言誰使殺者王荆石以爲文公決不殺也余意此必狐毛輩報父仇而殺之不則秦兵使人殺以定文公也不則晉衆自以戴文故

除懷公也

介推非不願食祿于朝者特憾狐趙諸人之矜功而受厚賞使文公之忘已故發上下相蒙之怨言而遂隱以死也使諸人不競功而聽文公之以才用也推立朝矣距躍以足跟跳躍也曲踊盖曲足指而上跳踊也三百數也魏犨勇士以此自明其傷之輕耳盖以公使視之傷果病則殺故以此自見也

風于澤遇大風于水澤之所也遇風當收旗幟而失于收故爲風裂而吹去以失大旆之左旃也君以爲

牝牡相誘之故則方駕車時不得相誘已休乘時旅幟俱倦矣安得亡其旃哉時俗好新浪說至此卽書馬牛其風余以爲馬牛奔馳如風而出營之外在營伍者不得離伍遠逐而在營外者收之則當復其原所也傳風馬牛不相及余以爲南海北海相去之遠卽馬牛奔馳如風而亦不相及齊何爲而伐我哉此二言亦非牝牡相誘之說也杜氏不作此解何近人之鄙穢乃爾

出姜之不允良不以貴聘而賤逆但逆以賤是文不

重其偶故出姜無威而敬嬴得以私事襄仲而殺適以立宣也齊昭之子舍不立傳謂叔姬無寵舍無威之故殆與出姜之事同矣

繞朝贈策楊升菴以爲簡書者得之或以爲朝欲歸士會而言之不行故贈鞭非也

褻之帷堂以遮蔽婦女也聲已不視帷堂則其去殯遠矣蓋怨之深也

十六才子非必高陽高辛之親子蓋其同受氏之人子也止舉主后土布五教二職而不及其他者史克

爲文之體蓋不欲煩多其言耳

鄭穆刈蘭而卒謂冬月霜嚴蘭栯當刈巳必于是時卒也非自刈也

實言必長晉國謂欒書得實行其言必爲晉國之長言其言之善可重用也

楚子又求成而復使致師以晉之對使之辭不一恐見欺耳

惎當如杜訓教此楚人蓋隨晉軍中者故晉人旣免難而戲之以數脊也以爲毒害者未是

逢大夫非不悲其二子也盖楚追急迫旣見趙旃則不得不救又載趙旃則車重難奔不能兼濟故不得已下其二子而言尸汝木下也次日尋尸而二子果俱戰死此木下則楚追之急迫可見而二子與趙旃之不能兼濟可知矣

反正爲乏古篆反正從一下少一予少故乏也近人乃以眞書正字而反之非是

並轡援枹或以爲郤克左右手也若是則張侯安徃盖克與張兩傷故並轡而使車右援枹以鼓也

敝邑之幸四句蓋言先幸未敗尚欲從晉以兵今不幸兵敗求和不得敢不唯命背城一戰也
或稱夏姬雞皮三少考傳稱姬子貉之妹子貉即靈公傳稱早弒無後則夏姬此時不過二十許爾其嫁巫臣在成元年度姬不過三十余無惑其生女而配叔向也後再無見三少之說未必然
文公報楚許退三舍君則制命故也蹙則臣也臣無自專故止言盡忠致死自是不同
養之以福升菴以下句正之爲是蓋能敬以脩其動

作禮義則能養其所受之中而動與福會也不能則反是

衆繁從余三年盖聲伯謂凶夢已三年是非死徵也故占之是暮而卒即夢之凶兆在于此耳以爲凶夢散在衆人者非是

怨其君疾其大夫艮胥即不以此亂鄭而不免奐子皙爲難以亂鄭奐言爲之兆矣

馬首欲東欒黶之不奉令若此使耻于逃楚時知武子亦不能行令幾何而不爲邲之敗也且又欲殺士

鞅何其肆志君是死于牖下幸矣

左氏以尹它學射于庚差而孟子以庾學射于尹何不同如是毋乃孟子時傳之之訛耶

右師短策自悔不逐華臣爲謀之不遠耶非爲短鞭也駕車者長鞭便于策馬故蔡謨戲王導曰有長柄麈尾豈爲短鞭于駈車哉

姑姊妻之姑姊葢姑之女于公爲姊者一人也或云姑姊分位不同豈可同室而事夫也不知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之二國媵之亦然娣與姪即姑姊之位也

何以同事君乎然武仲云以姬氏妻則亦或果姑姊
二人也
欒盈多士與齊莊之好勇士同途一逐一弒其士皆
死此亦勇士之一阨也夫
爲隣國闕闕蓋闕文也左氏必言爲隣徹樂而況毋
有喪可不徹樂乎而闕其文後人或誤寫作正文耳
子無咎言我因子舉事縱死乃我不爲天佑不以咎
子也以爲子無天咎者未然
攝車從之宣子奉公不出而軼攝宣子戎車以從敵

也免之當爲勉字之誤也否則謂樂汝不必免我我死亦訟女于天盖以死自誓耳非求樂免巳也

厲之不如言厲鬼尚不辟人而孫蒯乃避殖綽是不如厲鬼也或以厲指綽者非是

所謂不能謂宋不能用刑賞也非不能用其材也

倍楚言晉因宋以守二國致死于敵雖謂力倍于楚可也非謂楚倍力猶不勝也

辟諸大墓盖崔明藏于墓閒以辟禍也非啓先人之墓以藏朽尸也

慶封易內葢封以內遷于盧蒲氏嬖亦以內遷于慶氏也未必以妻妾交易如晉之祁勝鄔臧所爲也

不尚取之夫人責平公不治叔齊之取貨故云先君有知不廢其取齊而治之乎

絳人能數甲子而云不知紀年豈眞不知哉直是難當時疑年使年之人耳史趙以一亥字該其日數亦奇語

后子適晉以車千乘葢景公憚后子之逼而又以毋故不敢殺故聽其去國而以千乘送之行仍聽其八

泛取酬幣于雍也或以爲左氏之浮誇語是未深思當日景象耳

五稔之說叔向以伯有侈汰故言不及五謂其禍之近也后子以秦伯獲天贊故言鮮不五謂其尚可延也五者大約之說耳或以叔向爲鑿或謂秦伯恃天贊而驕皆未然

庚宗婦人事穆叔避難微服以出故求婦人使爲食而寓一宿焉未必與婦人通也婦人哭送乃憫穆叔去國而然耳若果以私通而哭而問其姓則豎牛乃

穆叔之長子矣豈止爲豎巳乎
孟仲之年皆長矣夫豈不能自請享期自示珮環而
必托之牛俾得行其奸也縱云以母故失愛然叔孫
既道以來夫豈不當朝夕父側而自外也亦愚哉
亂大從謂行事皆從于亂也以爲亂嫡庶大順之道
未然

楚雖橫猶悍人之强故啓彊盛稱晉之强以恐之
而免韓宣叔向于辱

有虞于子虞意料也蓋料子産之才德將大有作爲

以興鄭而制謗政刑辟則無大作爲矣故曰今則已矣

盜有寵句楚子謂我不寵盜如紂爲逋逃主也若盜果爲我寵則汝亦可得取于宮中也無蘊滋長言不畜利以生妖害則人之福澤可以滋長非益其利也

學厲以濱二句言我之應王如礪乃厲刃以待王之間出可乘而後斬其邪心也非謂王入視威權而待其出也

固城杜訓堅固之城得之非邑名也

無爲爲善謂無與共爲善也子皮授子產政而曰虎帥以聽誰敢不從今子皮亾故曰無爲無與共爲善也非無緣也

不狎鄙謂我不習與鄙夫爭射也抽矢豹旣射而又抽其矢也故城乘間射殺之非謂城與豹言責其爲鄙夫而豹止不射也

亢不衷亢宗二亢一訓蔽一訓高余以爲以庇訓爲勝謂庇其宗庇不善之人也

鷄憚爲人用數句謂鷄因憚爲人用人則異于是君

人果為人用則無能害者矣故使別人用則事有難處若巳果為用則何害犧謂太子巳指子朝人指子猛等也

曲直以赴禮謂人能抑其傲忽勉其怠弛或俯而就或企而及禮也非性有曲直也

毋老子弱無若我何以為囑老弱于先亦通余意此專諸謂王僚毋老子弱不能為巳患之語耳蓋諸未必能料鈹之交胸也故不曰無我若何而曰無若我何

宰獻請安余以爲飲酒必齊侯先獻而公酢令使宰獻而請賓主安坐言簡禮也

祁勝鄔臧通室敗俗之人法所當加乃以苟躒一賂而祁氏羊舌氏以始禍臧宗不但晉之濫刑可恨而勝也戕眞通神矣

官宿其業不但謂安職謂世脩其職而宿習之則其物亦其習而可來也

士鞅取貨于季孫而荀躒亦爲姑歸祭之語則季之貨行不止鞅也明矣以爲墮計不悟未是

焚焉還卒焚自是以火田卒自是病卒或以爲祓火焚以卒未是

吳入求楚子于隨不獲而退亦子胥不敢後嗣之意耳使其退兵力隨安能支

包胥哭秦庭者七日夜夫人七日不納穀氣即死丸加以哭乎包胥異人哉

敗步敗王步即偃也不偃君位則不佩君玉非行步也

五父之衢魯之城外而虎敢止舍其心中無魯人可

知矣故自喜于徼死何暇追徼死謂晉人喜于免戰亾之死而相徵召爲樂之不暇也猶董卓誅市人皆沽酒爲樂之意非謂喜其免于徵召以死也

如驂之靳靳駕馬之靷也馬行則靷與同行是靳隨馬非馬隨靳也蓋猛與書息而自謂先登故書收斂其衣甲而與之辨言曩以登城爲難而今又以論功爲難以非欲擊猛故猛笑而曰吾從子云云也

齊侯欲衛侯同乘車故方同晏飲而預備兵車使人告有晉兵乃與衛侯同車而馳出赴戰又使人告無

兵乃止此兒戲之態耳非所與論于兵法也

三折肱言病至三次折其肱也

吳師屬目盖行列前後爭注目以觀越人自剄則陳動矣故為越所敗也

不屬非魯人言魯人重義急君若背城以戰而群室不聯屬以出則不可稱為魯人矣故欲以一室敵一車也

人尋約吳髮短盖言將致死于吳而吳人短髮不可斷以貫首故具繩以聽吳人之貫巳首也非謂巳勝

吳而欲以繩貫吳首也

放絰蓋季氏不絻放絰而與孔子拜非孔子放絰而後拜也

黃池之會吳讓晉先可信蓋觀吳將以公見晉可知也國語之說或吳人之語未可信也

不敢問故謂不敢問魯有事小邾之故也非欲言之故也

衡流方羊裔焉魚之將死無力濡困之狀也

讀書蠹語卷之八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稺鶴父較

國語

王幾頻乎幾訓近頻訓罷言王勤民而觀兵於遠所謂彼中國以事外夷兵玩而無震者也蓋與起句為相應

梛子厚以媚於神求福用民為巫之太而非之然而未允也媚訓順所謂媚茲一人是也凡人以誠事神

自能致福蓋事神誠則行事必不敢違理逆民自爾福至不藉千畝則無事神之誠矣亢是心也將慢神而虐民矣何福之有

宣王料民蓋閱之以充征繕是謂加賦非伍兩軍師之政也是謂害於政且非所以訓後嗣也故曰妨於後所謂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也幽王繼之遂其瘖虐以亡是妨嗣之驗也子厚非之未是

丹朱爲神房后爲馮是皆不可曉者且神降於莘而以爲必丹朱又不可曉也且虢君夢神立於西箱史

以爲辱收也且安知此神之非蓐收而以爲丹朱乎
不庭謂諸侯背叛不朝王庭者也見書經中不訓直
也
晉文請隧賈以爲掘地啇以爲六隧以死生服物觀
之賈說似勝應且憎以非余一人應平聲言雖以隧
賞晉且當憎其廢天子之章耳以爲受者未允縮取
備物縮訓直言晉畀爲天子直取此備物以葬則可
也以爲引取似迂矣
有優二語謂民農事畢則優逸而竭力罷敝於工役

也謂陳不脩農功而勤民築臺於夏氏也

二君三君之說柳子厚非之然劉康公之意以魯宣仲之立已能容歸父後人將不能容也二人猶或可同心能容宣叔三人則人各有心恐不能容矣是以理言之未可非也

郤敬子請以班徒次則自上達下當徙者多矣故公亦弗取敬子非自以爲罪如孟文子也

用善不肯勸君用善君不從也專則不能民專爲善則不能自全也是以至於殄滅而君隨以殺也

誰繇巳貳言楚臣方任君政誰肯懷疑貳之心而不爲君求説侮也非諸侯貳也故下云説侮不懦言欲爲君説侮必不懷怯懦之心執政皆不疑貳以楚之大而難魯誰能待之也

君子患作謂創始也不秉謂不善也導之言人將效之也

罷士二句言人皆爲善而爲無行之士女無所容也

征不旅舊旅當訓循言隨歲之豐凶而征之不循舊之豐而責凶之盈不以舊之歉而𧷤豐之補則民安

其業而偷生苟免也以爲不以故舊爲師旅者亦是
管子不以都鄙爲軍征也
魯衛不近海而言海謂水所聚也渠弭水所流也海
有蔽則軍不陷澤中渠弭表其清之淺處則軍利涉
環山有牢軍行依高爲營有牢則可就而與馬牛也
如是則可以爲地主人矣
待於曲沃言已以死教人臣忠於君是待曲沃之厚
也
苟可以離數語言人心苟可以離彼將入以其言離

之一受其𦍒言將逞其意何而不知其爲害矣何可止之也

雖謂之挾數語言雖挾骨猾以牙齒然皆在口中弗能傷口故無大患也口弗堪謂骨不勝口非口不勝也

隸晨晨人之隸也隸勤易沃田比其入也晨則收之隸豈能獨享哉

遂縣二字難解余意當爲速督諸縣邑之治耳註謂疾繼死恐未然

里丕荀息三人之言息從君於昏鄙哉丕之言正矣里克欲靜豈待施之言而後中立哉使三人皆知丕鄭以傑護太子申生獻雖惑亦奈之何

左之謂降下之也如今以貶官爲左遷之謂非外之也

申生前欲順所安此又患不從是專欲從親之命爲孝也宜其陷父於惡而不能爲吳太伯也且申生之不能爲吳太伯夫人知之然爲太伯豈必如其至德即重耳夷吾之逃亦奚不可而必坐以待譖乎

言無郵謂無過固可余意當爲繇字古通用言已僞
無繇進言於充故求從飮酒也
帛氏訓吾吾爲魚魚不敢自親按漢横吹曲朱鷺魚
小雅解者謂朱鷺之容安舒閑雅則此吾吾亦謂里
克暇豫而安舒耳似非不敢自親也下自言其不能
擇所事耳
秉奉也奉君以殺太子所不忍通復謂洩君謀以交
太子恐君怒而不敢爲故欲中立乞免也
何可敗言不能踈其意携其黨變其志也

丕鄭之言卽荀息之見從君於昏者矣利害之際人之不能固其節乃如此可爲太息
殺君爲廉言已執方正以諫君使君臧殺其威則是自大其方正而以制君之父子也故不敢若𨿽已志以從君廢申生立奚齊則又不肯爲明已之中立也
廢人人指申生成人人謂奚齊也
讒人陷害太子已不能蚤見預圖免難是均是惡也
申生惡君之言何其不思也以逃爲章君惡然則死之使君爲信讒殺子之惡惡不尤彰乎然申生至此

逃與死皆彰君之惡不若逃於將下軍士蔿陳謀之日也觀此乃知太伯至德良不可及已

狄晉異境故不通晉數伐狄故多怨嗟夫今之犯重辟而卽隶者皆子犯之見矣

驪姬懼十一字爲句言姬懼子之求援於秦以自存秦將助子爲奚齊患故且告悔告悔則是已無罪也

荀息之圖虞虢何其智也至傳奚齊則無它策而止以一死塞責何其拙也故胡文定云父非所子而子之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息蓋有見於國人之不附奚

齊歟

共世子縊於獻公二十一年賤葬以惠公元年已經六年矣肌肉當化而何以有臭蓋含冤憤而死意者必有不即腐朽者乎國人有見乎此故為諡曰貞之無報言世子以孝為貞而反被讒以死是無報也不然豈以如是之人而有此臭乎惟其貞信不見聽誠而被以大戮又不肯偷生而不[illegible][illegible]以喪大命故令日如是耳解者以內傳夷吾無禮之言謂共世子以惠公無禮而不受其正禮之葬然則不更厥貞之

語將何以解之

禍作亂也無斃當死而未殺求免其死乃作亂耳君是死而去國不處是不能作亂在國而罪不至死必不肯作亂矣故曰以禍而違誰能君出

君無天語言晉背德如是君果無天道勝負不可言君猶有天道則我必勝之矣

曹不明也言巳出奔得志而使君失刑君不明知有罪然是逆君也

不降降字難解當作忤訓方逼言報德則不與秦忤

雖忤而聽諫與罹則不戰也然而降無忤解可以戾言暫止也止久將底則是定居也定居則是附著淹滯久安而不復他圖故曰誰能興之

謀而無正言桓即有謀無可取正之人故必思始初時而求善也厥近習之無正必求諸遠故遠人入從之不爲過也

觀姜氏勸晉文之言可謂賢矣其有鷄鳴之風歟然而不爲晉文夫人何也豈文也厭其遣巳而遂棄之也歟

乃能威民非上以威加民也民自以威相儆也胡衍
懷曰去威遠言不知畏也
方之青陽夷鼓皆爲巳姓而可云青陽蒼林同爲姬
姓何其不相應也豈青陽氏有二人乎抑二姓乎
是子子指晉文也言晉文將爲長霸諸侯不專在巳
也
自下脫三字蓋文公乘驛自卑下微服而得脫以無
殺伯也註以會字連脫爲潛逃未允
甯嬴之不從陽處父也蓋內傳以爲陽子之不沉潛

也而此以爲陽子皃濟而言匿然則陽處父其有君子之容而無其德者乎

使人以乘車於行蓋趙孟故使之也觀下文吾故以是觀汝可知矣獻子之戮之也無乃微知趙孟之心乎覇臣之舉動往往若是

愁御人愁嘗訓勞御人侍御之人也以爲領以此報婦人之笑誤齊侯如晉必不随以婦人

委身徒退二句言公將奪大夫田臣下之肯空退以田與人者能有幾人言公必殺卿大夫也其產將害

大猶之其爲害將大耳言君殺大夫卿而奪之田臣
或亦作亂以逆君其禍甚大也非謂害大臣也
記伐鄭戰鄢陵范文子不欲之言凡四而答不同豈
三四次言之乎抑三四人傳聞之語也至於刀鋸斧
鉞之說又何戾也厲公一日而尸三郤豈非斧鉞之
刑乎何益於敗
平公患亂兵不止而陽畢專欲滅欒氏畢蓋范宣之
黨也何不幷中行氏而言之乎
欒氏之亾董叔之紡背范氏之女爲之巨室之女不

可近如此故曰娶婦當不如吾家者

非德不當雍言無德則雖有福祿而不能任不得為

雍和也雍和則不為幸福明已之幸也故懼本無難

解而驟覩若不知所謂

誰不可喜二句言與人交善無不足喜者交惡無不

足懼者故言微物害人以證之

不德而賂言已德不脩而但縱嗜欲也乃盜也當無

事時但求足吾嗜欲以求利於吾今在危難之中必

不能盡心於我與我同死故不可使也

婦人不幃而譏之蓋不着下裳露其褻衣以厭勝之故豨化黿而走去也

匿建去芰柳子非之是可非也芰邁寔也君何去之

郎拘於數去他一品而薦芰猶可去之逆親矣

不居謂見任使不止安居也東陽蓋郎東陵其盜謂

蹠也蹠非此時人但借言大盜者耳

天咫咫歩也言申無字但曉天文耳不習於治民也

抑内傳謂四國而此云三城不可曉也

左執鬼中二句言已於鬼事尚知之矣何有於人事

以拒其諫也
土氣否收言土氣下降也百加備舍言百姓盡盖藏
也群神頻行神氣將隨天氣上升也註以爲並行求
食鬼神無形聲何知求食乎
上下悅乎鬼神數句子厚非之以左史爲巫之大者
余意未然夫悅乎鬼神者以誠事神也事神誠而順
其欲則必不敢爲慢神虐民之事矣神又何怨痛之
有此理之正者未可非也
自壽自終其壽也非自保之謂

不居謂不肯安其所居之位也職主也主受此禍也
不違乃違言人以吳王爲不可與言而惟命之從是
棄之於危亾也故云乃違又云亾之階
有以取之謂有可取而後取之也有以棄之謂有可
棄而後棄之也取可取故能持盈棄可棄故能救傾
不謂克楚失楚危事數語言人不能行危以求安致
死以求生則何所用智乎
有遷謂去國近則士無必死之志將逃生也吳去國
遠不可卽至驅之致死必無變易之心也

將不長弟二語謂晉不循長幼之次而恃力以爭競為長於吳魯諸國也征非攻伐之謂故下云欲守先君之班爵即內傳所謂於周室爲長之說也

無以待危言莫待危急而後從之也按內傳趙鞅欲致死爭先而司馬寅勸令姑待之乃先晉人是晉以持久挫吳也此語或吳之說士自爲之以爲王孫雄延譽耳不然吳能壓壘晉既飭壘矣欒書固壘之謀晉舊志也豈其不能舉而行之哉僭王之說管仲尚不能以責楚趙鞅豈能以責吳皆飾說也

乃必有偶言一人致死有如二人五千人是萬人死戰也事君指戰鬭即與君周旋之謂故曰毋乃傷王所愛

先一飯蓋古禮長者先飯而少者乃飯即內傳孤老不能事君之謂也

貳言謂范蠡兩次進之言也註失之

解骨即解體之謂何用多說

馳騁六言示不圖吳以誤之所謂人事當盡者也肆遂也非放肆之謂放肆則忘國常矣

月盈而匡匡無廚訓或古㡯字之别乃可言廚

後則用陰然不可爲陰蔽陰蔽者怠緩而不知乘機

也先則用陽然不可爲陽察陽察者輕疾而不可繼

使敵人知吾氣之竭也盡其陽節三語卽長勺之戰

齊人三鼓巳休曹劌乃鼓而敗之是也

子往數語蓋稚欲反見越王蠡言子往矣若見越

王將殺稚是執事者得罪於稚也

國語一書記外國國語也乃齊止記桓仲鄭止記遷

新鄭一事至宋衛陳蔡曹滕等國畢無一語記之何

其寥寥也吳越之語止記越報怨一事耳一而足矣乃為三焉何喋喋也越語之下似乎單為范蠡作傳者然而列國諸賢如晏嬰子產華元向戌等亦多矣盡無記焉令人不滿云

詢於八虞註以為周之八士而曰皆在虞官余以為非也虞人掌苑囿之官耳安得此於二虢而詢咨之此八虞蓋虞仲之後而文王之從弟或姪也故與虢對稱舉之耳魯論載周之八士而不言其誰氏之子則其為周之宗室可知也汲冢書稱武王命南宮百

達及南宫忽發鹿臺之財等語楊升庵以爲百達即伯達忽即仲忽而十亂之南宫括即伯适也得非仲雍之世居於南宫而遂以爲氏乎然則或以爲成王宣王時八者皆未確也

讀書囈語卷之九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稺鶴父較

戰國策

吳氏考東西周君之封甚詳矣然周王封臣而不嫌與周同號蓋本之周公輔成王之故事者也春秋時宰孔稱周公亦此意也

楚使司馬翦立公子咎左成說之齊使司馬悍立最左尚說之鮑氏以為一人一事也余意二國欲立之

人不同恐自是二事而傳司馬氏與左姓或誤耳左
成欲去展空二人而曰王類欲令若為太子類似也
又云悍士居中不便於相國而相國亦使為太子譏
人之說耳為詹轆佐之
折而不賣鮑氏折劍之鮮為勝蓋愈詞未必折之也
必無獨知言世無識者但當獨知耳下文自說周君
學最以示人使天下信之庚齊不疑周之巧詐耳何
不通之有
頗率止齊取畀事誠如小兒之見然齊之取畀其白

無路可通八十一萬之說深示其難耳非妄也
蘇厲為周最章不可通余意君不如或當為欲字故
必怒上或有齊字蓋欲最之合齊也下君因最之事
謂因最以合齊之事非本欲合魏趙也
謂周最曰仇赫章前段言赫之反覆無信下勸韓魏
兼相周最以明固結於齊不可離則秦趙皆爭交韓
魏矣蓋周最厚齊而韓魏兼以為相則三國交固也
趙難齊戰章王不去周最不上當有何或不下當有
如字則意明白下云收齊而又以兵急之者秦驅魏

以伐齊魏陰合齊而陽以兵急之則秦齊俱不恨魏
故伐齊不必因事執言也
齊魏祝弗外韋齊相呂禮欲取秦以伐趙也趙恐秦
齊合而伐已故先以兵攻齊天下見齊之附秦皆爭
趨秦則秦必援趙以伐齊無安處不動之事也是用
祝弗動天下之兵之理也
金按二章皆勸趙合齊耳負令秦與强齊占負任也
猶所謂抱負之意後文專言趙占齊之失計
式於政四句式當訓法言取法者在政在廊廟之計

議不在勇與四郊之外也
計有一二謂料事明如數一二則不悖聽無失本末
謂聽人謀而審本末先後者則人難惑之也
種樹四句似亦未爲姧蓋樹不得其處或妨於人敵
人害之家有不宜得之財或致盜竊故傳本也
息壤地名非縣之所竊與郴子之所記之謂也
行百里者半九十余意謂人不能行百里僅可得行
九十里者之半爾非行百里者止能五十里也
積節謂方交好而又絕絕而復交故使節積滯也齊

新加德故韓魏東聽矣利千里者二謂楚兼擅越也支分方城以導鄭楚彊韓必從之故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也

毋多疾到言多割則趙不聽必用兵而白起將或窮冉也毋多而疾割則冉之功矣到或當為割

威亦憚言秦之威力為人所憚畏也

詳事不更不當為下詳即佯字言得地專利而佯為事秦以休其力也

所謂新城君華前言能無議君於王則有議之者矣

下云不釋蹇是纏牽長言戎之不能薦巳也觀兩言似乎戎寵之少衰矣吳謂不見寵衰之意未深究之耳若新城非戎則何在韓策

重任臣句言任臣者期以後必如前不敢反覆王豈可不重其進人意而輕之耶

處三分之一言太后穰侯華陽三分秦國而王止得一分也即魯四分公室之謂

其主謀攻秦者固未可得與金而非主謀而可予金者與主謀者比肩事君猶之兄弟也一受金必撓其

主之者之計故不能三千金而士已相關矣兄弟下

似無鈌文

爲子至同也言已爲子時無地今失汝南乃與爲餘子時同故不憂此意甚明註謂睢以其餘子如吳之以子非是顯逆二字言韓削弱而公然逆秦奪應侯汝南地也爲汝南虜猶云韓虜謂應侯失地而不能復妄言不憂又欲委之微以復之是猶爲韓虜之者耳即左氏今子魯囚之謂

好戰則兵疲故戰事不斷而國危好殺則民怨故地

不爲有而權輕此即不以善息之戒

白馬者人立之名耳大道無名故白馬爲非馬以此

言則可通而不葛藤矣

裂地敗於齊謂秦取懷而齊將鮑佞退去不敢當是

敗也下又言田單之名將亦不敢支秦明從不可成

樂伐之下當有勸秦息兵之說而文不全

吳氏辨伐燕爲宣王事專主孟子以爲親見是矣然

謂宣王克燕即薨郤可疑孟子書始終皆云宣王若

如吳氏言則燕人之畔乃在湣王時湣非不聽孟子

謀衆置君之勸而取燕者何爲慙而陳賈何謬爲之
解乎孟子又何不著滑而皆稱宣乎余意伐燕實滑
王事史記爲得而孟子成書在去齊之後或不欲與
滑之昏亂爲往來故追稱宣耳
伐魏不便數句直謂伐魏不便於齊下言刺已無益
即封已亦無損見已爲齊計之善而王不當以受璧
馬之故疑已也下又言誠不便謂王自見其不便也
分爲二段故人覺難解
無形者形所從生故曰君無端者事所從來故曰本

惟至聖興明學乃上見其原下通其流是以無不吉
盡以有無引下貴賤高下之說也
齊貌辨爲靖郭說齊王已云先王之廟在矣焉㑂說
孟嘗君又請立廟請祭器爲一窩何也豈其廟中廢
歟此國策辨士之言所以不可盡據爲實也
蘇子留太子九可之說鮑氏謂薛公不聽而世猶傳
其語殊得事情吳謂聽說殆未深考耳
勞之下數句言天下自勞亂而我自安靜故諸侯不
謀我而國無憂非我國亂勞天下也

魯仲連射書聊城鮑氏謂後人擬作此亦一見但考之不精耳吳氏排鮑必辨攻聊之非田單又無燕將自殺單屠城事則亦過矣單雖相趙何妨復歸齊而爲將而云必不返齊何見而云也燕將取聊懼讒不歸此亦戰國時嘗事何以定其爲樂毅避讒之混也燕將自殺單乃克城時燕兵豈不與單戰單豈能無殺一人而云無屠城之事也且將不死聊不克則連爲無功死矣克矣單爲之敘功請封亦嘗禮耳何必辨哉至謂罷兵而去爲實此正爲說士所惑耳鮑謂

擬作見正在此殊覺有味吳氏排鮑遂成信集諱而不信史之過

言其後即所謂議其後也慮賢謂審其賢否也審之當在君不當在臣下也江乙實欲傾昭而云爾者不欲楚之疑其行讒也乙與奚恤無隙而必欲傾之蓋魏人畏恤之威而乙爲魏間之於楚觀狐假之章可見矣及恤有近者之言而取寶器之言進矣乙眞小人哉

比周上危分爭上亦未安牛李爭而唐亂三黨起而

宋襄分爭之患不臧比周矣然而兩端相因也不比周則無分爭有分爭則比周成矣

因鬼見帝蓋以譏楚君之不禮士也故楚王曰聞命吳以沈尹戌爲莫敖大心非也戌爲司馬位在莫敖之上勃蘇包胥或聲近而訛新造以爲官無考以爲始構難於文不通此有缺文語字

營猶熒謂惑也好利故自可惑其心

効地出地之語蓋秦不欲齊楚合必如張儀之爲以效地也夫犂出楚地以取齊而鯉收秦地以取齊楚

必從鯉而翠事必敗矣
僞死如殺身成人之類僞生如避世離人之類故足
以戴大名無寇艾不足横世郎遭蹶得便之謂
損德絶命謂損棄德化絶命者爭强而不顧天命也
謀我言四國謀害已也非爲已謀也
蘇恭兩木之喻蓋以鉄銛然自入喻讒言易入於君
心也出夫入言鉄之入木出於人爲非本骨之謂
卒世不見鮑謂擧世不察似是若云没世彼方啓土
胡狄其事明彰豈得不見也定負邉俗定猶决也言

決其貧俗之慮則無庸顧天下之議也事出功止謂
欲取胡地中山也當世輔謂見居此世則輔循其俗
以歸於禮是古之道也嘗民數句學沈所聞而行之
故能成其官之政民習其俗故能順上之治也服既
好奇邪則心亦好奇邪邪行故志淫放也
無見醜與溺苦學相因言無以王子之愚陋爲醜而
使之苦於誦習之事任當道之以行義足矣
習本國之兵則不憚敵便本兵之用則不畏難故下
言民便其用而王變之也非習敵人之兵也

周最厚秦而趙貧以地而相之魏秦必疑最私於趙故與魏之合虛也最又厚齊故齊與魏合而勁也魏王不聽而不相最是輕齊故秦雖合而齊不合亦不能得趙也

如王二字當連下若用事趙之半爲一句言如令王若用也何不成文之有註失之謂知賢不如王乃不成文矣

兩地之時謂封奉陽及貧襄安兩出地之時也註未妥

過而遂正謂過稱王而稱帝以正於天下也註未妥親戚受封二句言旣以親戚故受封而又如國人以計功明其過於貪也

以趙之弱章乃勸橫之策也言趙用建信涉孟之讐疑作籌謂策也以爲從也然不能以無功害秦則不如出兵助秦攻魏又與楚分齊以分地自强也蓋從則無功而爲秦所惡分齊亾魏而得地則有功於國而又與秦善則趙楚君安論有功無功之爲智哉亦橫而已矣

申秦楚當作伸如註謂居二國之上也暴戾定言齊自以爲强横定矣故楚必伐之也註失之

少委謂少出地困衍以和魏也

實作勸訓勉註得之勸韓王近河外若欲與秦遇者故魏王恐而尚與秦遇遂斥楚而伐齊事不行也

鄭彊出秦二句亦陳應之言言鄭彊曾稱巳之智勸其父聽巳之謀也

牛塞謂群臣知伐國之不可而爲張儀巧詞所惑以塞其尚明之牛是儀之切王以從者繆群臣各失其

一半之明也非謂群臣有一半人之失也註皆未透股掌之臣言巳之親臣無他過但以舉首不便而殺亾之何以自白於天下及群臣也中道謂行事之中非中立不可謂不可以兼利兩國則將利齊韓而不顧魏矣

首事言始謀舉事為事首也註未妥講攻二句蓋言秦楚主兵欲構兵於齊是弗救也按魏之和援知椽案之案言且據有而待之如下文侯翟樓二人之事秦也

魏冉明熟是是字謂上剛柔皆用之術也明不與秦數語不可解註謂伐旣上不可何又伐也吳訥致死以鬬夫秦之奴虜使民者豈患其死鬬奈薳生當訓漸謂漸圖所以殘害秦者使秦皆不得以利害動巳而巳自安又無令天下得賣巳以合秦是免患之計者也嗟乎此必六國皆然乃可行其如連雞不共止何哉聽臣計以下即生殘秦之說也凡弟婚姻言秦魏比鄰如之也

挾私參行言明王不挾巳私意以爲政必參之衆論

而後行也精於此精當訓專不必攻一國是專合從也

樓梧言合秦魏而說者令魏擇有齊者相之蓋以間梧也固可可知非梧

食其蓋從茲公爲從者也容謂茲公不實爲斯是茲公意欲倚爲從以陰合秦也故勸食其先合於秦而又言不合秦則爲漢者將借子之爲從以攻秦是以食其之資資横人也讐指横人非秦也

肖請齊資之於魏是示無魏也齊資肖於魏必去魏

之所任者乃可用肖是以無魏害有魏者齊必不爲也

或人之策欲事嫪毒可謂無策矣孔叢子以爲子順之言于順當此時固不能爲計然亦不肯爲此計也

唐雎之存安陵說士誇張爲之辭耳鮑說亦得之

專意於本國而不外黨人國此所以貴也故下文以黨爲自爲貴責魏齊之罪謂郝茂不得齊魏之罪即後章謂郝茂不忠者也

不反魏謂不侵之以爲成而將西首事也所以不者

竟不西也鮑說是絕地形下有缺文或三字係錯簡
則呂說是從臣大臣二句一正一倒說郝不事儀而
儀不得議之茂不事郝而郝不得議之是不比周也
郝收齊韓而王不加貴郝則大臣不得挾外爲重而
輕本國也攻敬當爲致敬構當爲媾言茂約結三國
以親秦而攻宜陽王可無慮矣而猶與茂盟以簡察
之也

中立猶云獨立言不借兵於秦也歡勸二字有誤攻
齊攻字或當如原文作劲是韓不動兵齊見秦韓不

攻已必力攻魏秦又聲言救魏以勁魏是齊魏爲而秦重張者也故云此秦之大急也

揚河外謂朿武遂而事秦不事楚楚將揚壓河外以伐韓也故下文勸說楚借之朿武遂

恐楚之怒盖以揚河外之說也不能獨立二句言韓之得衆者不能獨立爲相必求與楚與善而楚請相之乃相得也今楚欲相珉而得衆者不得相必惡珉珉爲楚必以國事楚此唐客盖爲珉遊說者廣王見秦之大而重王也澤布謂有德於幾瑟害韓謂害公

叔之難幾瑟者

謂新城君章前後求質子只是爲韓求楚之質子耳楚聽之則挾韓以服齊楚不聽則怨結於韓必重新城以結秦好矣末又言楚聽之則德積於公叔伯嬰而韓以國事秦也又字衍來質恐結字傳寫誤

合於齊楚秦必委國余意秦當爲魏而在楚字上合於齊魏則伐楚之形成矣故楚委國以解伐是不中儀之故智也然而未嘗背秦故云猶不失秦

無先計謂不必計算也爭機謂韓首事秦之機會秦

所爭趨者也

過謀猶云失計言不肯尊秦而爲之下如許異齊桓之爲而不爲是失計也

明不善於天下言不能容人而與天下之諸侯不相善也

桓公負婦人吳說謂好衣紫非是曾見書稱桓負婦人以見諸侯管子曰吾君有背疾不得婦人不愈此疾也則是實婦人矣豈紫衣哉饒謂好內而霸是負謂立婦人於身後也

荷所附二句言必所負之國可重王乃可重之也下言齊强之雠敵則燕當重之以謀矣故謂當出質而又事其左右以驕之也內寇不與二句言內無應我則我不可與强敵相拒也與謂應也下文治外撤其內是相應也

市被旣攻子之又死以殉國則攻太子平上有缺文當爲子之乃攻平也

先趨二句言先趨見士而後坐息先問請教而後默以受教也

因其強數句言因其強務廣地而益勸之逞強廣地則疲敝而可析缺之也

遁取秦句遁訓去言去取秦以謀害趙也

請告子以請齊子謂奉陽君守子以甲子謂蘇代言使奉陽請於齊果守趙質以甲必請守代以甲言害代也此上言奉陽怒代自告朱灌趙足言奉陽怒齊恃順趙之交齊恃順爲主也令順不可信故怒齊因倍之言燕當乘此機背齊而交構於趙也故云大紛之合尙可循二句合上當有不字循因也因不合而

紛爭也若不因而紛爭則齊趙合而皆委離間之罪於代矣故云惡交分臣也相劾謂齊趙相與劾力也逃而去之代詐以罪逃燕而去也郎下奉陽之言怒王之不以吾故以用也吾蘇子也子相子鄉子字似當作予爲勝

犬馬而不言燕謂王漏伐齊之言使齊賤已如犬馬而不重燕也

除患之遺謂不除患而遺患以從事於救也

論不脩心言論人者責其不脩改其心議不累物言

議人者必自不累於物乃可二句言已與閒皆有失也

新序劉向所著向以此王喜書為惠王責毅書國策固向所輯録者奚為不序於前章之下也然則此書實王喜書而新序為誤明矣此書之末出乘名又云二人則傳者及史之誤也

交而不脩言雖交好而不往來脩好之日已久也

窮閭隘巷不容君之車與蓋故君傾蓋與車而朝其士也註未得

吳氏謂史文舛錯以致後人悞以刺俠累弑哀侯二事爲一事余意乃史文舛錯致後人悞以一事爲二事也夫俠累韓傀韓廆一人也韓嚴遂韓嚴嚴仲子一嚴遂也韓山堅陽堅一陽堅也獨烈侯哀侯乃二人而以韓策所言許異事度之當爲烈侯而云哀侯者蓋傳聶政之事者以韓君被刺爲可哀故稱之哀而不憶韓之自有哀侯也史遂以爲哀實被刺而書韓嚴弑君又遺遂字他書又書山堅弑君而誤不書陽字是史之舛以一爲二事而吳氏遂執之以成其

爲二事爾余辯取燕及遺樂簡書及田單取聊城及此事之以一事爲二後之人當有同余見者

止

讀書蠹語卷之十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稺鶴父較

史記

索隱以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以爲少典國名也故相去五百餘年而同出少典也不思黃帝爲有熊國君之子則少典人名明矣四海九州之廣萬國億兆之衆五百餘年之久而國君前後同名何足辨也

史叙世次多有可疑舜禹同出顓頊而舜至頊六世

禹至二世夫以高辛七十年之閒而世次不同如是何舜之先多夭壽如此也不特禹周之世次如昔人所疑矣余意舜自虞君之胄禹自崇伯之後未必同出高陽氏爾

皇甫謐等記高辛三十五繼帝位七十年而崩壽百五歲而又以帝摯立九年遜位於堯堯以二十一即位或云以十六即位是堯二十即位則生以高辛九十四若十六則生以九十八矣何高辛生子之晚若是彼稷契其為堯之兄乎弟乎使堯以百一十八歲

崩稷契皆已老不堪任事矣何以事舜教稼穡明人倫也余意稷契未必同出高辛氏爾后稷至武王十六世所傳名蓋爲國君賢有聞者未必盡父子相繼也楊升菴考后稷之後有叔均叔均又數世始傳不窋第未見所考據之書也武王斬紂或以復伯邑兄弟之讐汲冢書所說未必無據

三百六十夫不顯猶言豈不顯也言天始建殷以三百六十之賢大顯明之故雖屢衰而不卽擯棄以久

至於今我未知天定保位否而敢安然求寐乎必盡
去紂惡大勞來西土使我事顯行德大彰明乃可即
安爾故下言卜居不求固亦恐天位未可定也
龍漦之說亦殊難解即厲王以出奔之年發漦而童
妾已亂遭之至二十而笄而孕則共和十四年也其
生女也則宣王元年也宣王四十六年崩幽王三年
乃見褒姒則已四十九歲矣色必衰矣何以動王而
又何以生伯服也豈眞有鶵皮三火之術乎
王義稱列女傳稱陶子五歲而佐禹註謂皋陶之子

伯益此不足信五歲之子安能佐禹治水乎按左氏臯陶乃高陽氏之裔子非高陽氏女之子也

飛廉石槨事觀者不明史記之旨而以爲無此事非也夫廉爲紂作石槨北方旣成反報而紂已亾僅於霍山爲坊而告棺成則廉所謂石槨卽謂紂所作槨爾以紂不及用而已得之如天賜之然故自爲銘云而死以之葬於霍山此自是實事何得云無也

正義論救亂不可日行千里以去周廬宿衛可矣然偃王未見必與楚文王同時且周之兵皆在國故亟

馳而歸以發兵救亂亦可也

正義稱丹犁降蜀相莊乃殺蜀侯䢴丹犁降秦可謂誤矣蜀侯即公子通秦所封也相莊亦秦所用也何待相莊殺侯乃來降次年秦誅莊以殺蜀侯故耳

嚴君疾爲相疾即樗里子也葢武之三年疾出相韓至是復還爲相耳

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少當如字三郎葢郎中陛楯郎之類天子之近侍也言二世誅諸公子以罪過連逮之但有少親近郎官者即以爲謀逆而誅之無得

立也
太史本紀亦有可議如秦本紀當與始皇紀合爲一紀分之則秦不可爲紀矣項羽不可爲紀以未爲天子也或爲義帝紀而以羽事爲之文則可蓋羽與漢皆義帝之臣則義帝實天下共主矣其以陳涉爲世家文失矣涉崛起而不及世何以稱世家哉
搏牛之蝱二句鄒氏說是言我方圖破秦不肯與章邯爭戰如蝱之搏牛者不破牛身之蟣蝨也
史不作孝惠紀此是大訛謬處豈有享國七年之君

而附於一母后之理當以吕后紀爲孝惠紀以吕后事附紀爲是或另立吕后紀猶之可也

陰安侯未見傳大較蘇林説近是如淳以爲劉仲妻封陰安君然者旣列陰安矣又云列侯何哉

史記禮樂書俱稱缺而褚少孫補之者然觀其首一段皆太史文非褚補者蓋禮書未成之書也樂書自誹謗當族下其文未終蓋佚之也

律書方言律而即以兵繼之漢初作文往往如是不爲異第有德君子下繼以七政二十八舍一語下又

云律曆天所以通五行云云者似乎有缺文少源委矣自不周風以下至篇終則律書備矣至末太史公曰以下似非本文

未能詹也詹當訓見言未明見也至太初元年則已明見矣故正曆改元也

月名畢聚註謂聚爲娵訾之訾失之矣娵訾正月也此十一月得甲子以爾雅當爲畢辜或太史公以爲聚爾澤摶密言雖以五色占雲而又須潤澤摶聚密比方可占也

水潛二句言水之潛潛渙散乃澤將竭故地漸出而見此象者也

先後宛若先後二字今俗語猶然但呼先爲去音而後爲平音耳

黃鍾史寬舒黃鍾蓋地名其地之史則寬舒也實一人以爲二誤

少翁致䰟以王夫人爲是李夫人得寵在太初中爾時少翁之誅久矣又封禪書前稱少君而此云少翁爲文成將軍則是二人也而後世多傳爲一人未知

何考

稍入蓋收草以供食者非稍少其稅也

吞山平但言取山以塞決而山以平非魚山也鉅野溢但言大地皆水溢耳非河灌鉅野澤也

楊可告緡錢縱謂前令民自實緡錢而法縱弛民皆隱匿也非縱令告緡也

擅賦法謂縣但以訾給役取不乏事而不敢專賦歛於民恐為大農所劾治也

馬齒長謂馬則故馬但年長非昔日之壯駒耳所以

復外廉之言未必戲荀息也

犂二十五年犂當爲發言巳獨處如寡婦居二十五

年也亦或本如左氏作我字非比也

言何以易似謂重耳所言避三舍無可易者言晉無

以報巳只有此一事耳非謂言之輕出也

河曲之戰晉以趙穿輕出故無功而此云最有功誤

也

有如病不宿言有此金如有病不可宿留故誡以復

歸勿動也

史載齊說越伐楚之文其起處無原頭疑太史公失録也至如越王答齊使之言益與越伐楚無涉且願魏聚兵大梁可矣方伐齊而曰願齊聚兵南陽以牵制楚越豈以齊不從其計而伐之乎

月論二字即察毫毛而不見睫之論也

越過無假之關此關蓋楚都之要地故得此關而四邑不貢事於郢上文至無假關三千餘里言楚兵北出路遠倉卒不能旋師以救國也

韓世家稱聶政以烈侯三年刺俠累經十三年及文

侯十年哀侯六年凡二十六年而韓嚴遂弒哀侯刺客傳聶政而嚴仲子刺俠累稱俠累君之季父則是累即韓傀一人也仲子即嚴遂一人也戰國策又稱政刺傀而兼中哀侯則是一事也而年次不同如此大都奇事傳聞不同故至是耳

戰國策又稱嚴氏爲賊陽豎與焉則竹書紀年所謂韓山堅即陽豎之訛耳

公叔韓相伯嬰韓太子二人也索隱註似以爲一人未是

大車不較謂脩理其敝壞損動之處琴瑟不較謂整
治其絲徽之用非止謂較量也
癸北癸西盖致功癸之禮自西與北門來也非二國
癸齊城門也
鄒忌得全膏豨二應殊覺未全盖人臣不離君前豈
便能得君而謹事左右則威王方烹左右之譖人者
豈左右能使君爲方穿哉君云無離前務盡臣道君
云謹左右執事將順匡救則可矣
巨訓大㛐則丘亦當如巨訓或以爲姓或以爲空俱

末是

質有其內質實也謂內實有其德也

事發相重謂呂氏耤劉澤封王以自安爲相引重也

楚唯無强數謂惟無强於楚者若立六國又將撓屈而從楚矣蓋漢不强於楚則六國將惟强是從故撓而從楚也是謂欲撓楚而反撓以從楚則將何以成功乎

留侯招四皓或以爲非眞四皓但令人冒爲之如優孟學叔敖也亦一奇說但觀其說建成侯令太子不

將兵而東亦有高識或眞四人來也
魁梧奇偉魁大也梧卽梧桐其木挺直而長言其富
爲魁大脩長奇偉之士而今乃如好女子婦人是人
固不可以貌相定之也
美如冠玉冠當訓加言平之美如加之以玉潔白可
稱也未可以爲冠上飾以玉也
不足君所謂此非不滿君之願欲乎意不爲失者盖
見亞夫之不平而疑其心有怨望也其所以笑者所
謂嘻笑之怒甚於裂眥矣故下有怏怏非少主臣之

言

爲無訾省言若無訾財者而不復省視故下云府庫敝漏盡腐財物不收徙是也

伯夷傳殊不易觀其始稱許繇諸人本前載籍極博來然虞夏之文可知而許繇諸人六經不槩見則其聲施後世不若夷齊矣以孔子不稱也況夫岩穴之士不見知於人者寧望夷齊哉所以深明夷齊之榮得遇夫子之稱也至夷齊之傳或以爲全作怨詞是不然夷齊旣以諫伐恥食周粟以死其歌云命之衰

矣是已安之君命矣何以爲怨其曰怨耶非耶會云是豈怨者耶言不怨也天道無親以下是太史自論天道之不盡如嘗言蓋以寓自傷之意而末云得夫子名益彰益見夷齊雖窮可以無怨也

其重輕二句謂豈其所重在富樂而所輕在貧約哉言重輕不在此則夷齊爲重而蹠等輕矣

衡命謂不從君命而行己之志也或作權衡說太深矣

或謂太史論晏子哭莊公爲責其無勇非也太史明

以哭尸成禮爲晏子之勇其責不討賊哉

重射以重物爲賭射也第但也非且也及臨質謂要約定所非對也

解雜亂數語謂不控人之拳不搏人之相撠而但批其亢卽所謂搤其吭者也擣其虛卽乘虛不備之謂夫批亢擣虛則亂者鬬者將備我之批擣而亂鬬可止是謂以形格之以勢禁之令自解也

魯人惡吳起當在魯君前不然魯君無繇遽疑之也其以事魯君魯君疑之二魯字史中多有此失乃是

太史公信乎揮來未及細刪去耳

吳起破千金之產似乎非貪殺齊人之女似乎非好色而李克云爾者蓋意在尊官顯榮則厚利隨之矣旣得厚祿則妻妾之奉不俟言矣是故凡起之爲廉者乃起之爲大貪也李克之評不誣

公叔逐吳起之計頗未解韓魏同姓而韓公叔尚魏公主未解一延吳起以公主則公主何爲賤公叔未解二豈公叔以其所尚主委之起耶抑公叔以其相印授之起耶若以相印授起則公主輕不甃相者爾

起方相何嫌於公主而辭未解三若以公叔所尚而委之起則公叔不復可稱人矣乃武侯反疑起何哉未解四也

左建外易左音佐謂內則佐者以立巳之威於外則易其所言以謾人也註謂之左道非也

微哉謂秦之所以收錄者者者其禍當不小謂其大也非微與顯之謂

六國從親以賓秦賓當爲擯訓言斥逐秦而不通之也非以爲賓也

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此叙蘇秦事者之矜詞耳按史傳不二年而秦使公孫衍欺齊魏以伐趙以敗從約矣安得有十五年無兵事哉或謂反使秦人得養其全力以成帝業何不察之甚也自惠武昭以後兵爭者且數十百年而始皇始幷天下豈在得此二三年養兵之力哉

蘇秦以秦恐齊而爲燕復十城或以爲秦方爲合從以擯秦而反以秦恐齊使齊以此詰問之何䩄面目哉是不然秦以六國擯秦則秦無奈齊何今齊取燕

城而燕且事秦以攻齊則秦有以病齊矣夫豈謂秦之遂弱終不能爲六國患哉

不死殊而走盆以五字爲句言不至死殊而賊已走也或以爲秦以成死創故云殊而走夫殊乃斷首之謂豈止成死創而可言殊耶

以餘兵南舉大宋蓋預言之未卽舉也且當噲任子之之時則噲之末年齊已有舉宋之勢也

激怒張儀入之秦夫蘇秦欲用張儀則當禮用資遣之何必激怒之也激之怒故張儀遂與秦反而從不

能久矣使秦以誠用儀儀得用於秦必不至如彼相傾也

在吾術而不悟盖儀已料秦或使人供巳車馬金錢也而不能郤而不用故云不悟

善爲之計以下數語或未必對王語而史氏所增也若實對王語而不用則愚甚矣

兩手捧顒何以爲貫盖人之奮戟者一手前一手後則戟抶於顒之下若貫之者然耳

燒掇焚杅方言燒焚何言馬籥糞箕余意掇取之也

杅疑作杇謂平墁之也

自爲責謂人言楚反覆好變而向壽以爲亾䏍楚有變是向壽自任其責也故下文勸壽謀楚之變

內行章義之難疑當如國策作句章昧之難蓋句章與昧皆地名或楚所敗越之處言滑不贊而亂越故楚得入其內而有句章與昧之勝也

瞿然顧化瞿驚懼之貌言乍見其術皆驚懼而揹顧之間心爲之變化也

其言不軌軌謂先王之正道轍迹也言衍之術雖不

合先王之軌迹而亦有飯牛負鼎之意耳

爲堅白之辨者非孔子弟子此公孫龍乃與孔穿同時去孔子時五百六十年矣

孟嘗君之入秦也微鷄鳴狗盜之夫幾不免於虎口爲土偶人所笑矣其始之往何不思昔者土梗與桃梗之諭乎

孟嘗之伐秦也始以報怨而又繼以貪利無惑乎功之不成也收河東三城以和亦幸矣

厚行謂周最原與齊厚見逐而我又收之是行厚道

也反齊王之信謂齊方信祝弗等而我收最是反王之所信也禁變謂齊與秦合則從事壞而孟嘗之所爲變矣今收周最而離齊秦所以禁其變也

太史載馮驩事不録孟嘗之周驩母及驩自著能收債及問市義數段不若國策之圓融矣

侯生自剄意以自比於從公子而戰死耳然生始謀殺晉鄙公子爲之悉泣則生之自剄據殺人原謀爲首則生固首謀以死抵晉鄙亦可耳

豪舉謂平原但以已富豪舉事收召游客爲名耳非

於豪者則舉之也平原門下客有一毛遂而不能知其才也信乎其徒爲豪舉矣

威亦單單當作憚訓言人所憚也不得作盡訓以上文功多例觀之可見

范雎親中國之說非止欲與之相親也實欲臣服之以爲已有也即上文所謂近攻是也故設三事言卑詞厚幣以事之則魏未必從割地以賂之魏固從而昭王不爲也故兩言不可乃終曰舉兵伐之是謂近攻是謂親中國矣高諸未是後又言收韓亦親魏之

說也

駢御於諸侯非斷制諸侯之謂言戰勝攻取利賂歸於陶而疲弊則穰侯盡以歸之諸屬邑縣也諸侯謂縣邑之長御當作及或徧訓之爲是

射王股因此特稱王而隨口言之耳非誤

睚眦皆從目而註謂嗔怒見齒失之矣此正如今人所云瞰睹

史叙虞卿急魏齊事於昭四十二年而昭四十八年長平捷後虞卿尚爲趙畫和齊之策使秦使先來趙

約和則四十二年虞卿未嘗去趙也去趙當在四十八九年也

剝𪘲肥謂肥肉剝之𪘲間也何必作齧

樂乘先爲趙將久矣破栗腹時樂乘別將破禽慶秦此三禽栗腹樂乘誤又後復云樂乘廉頗圍燕皆史文重叠之失

設九賓賓卽儐字謂傳命之儐相當有九人註謂九儀九服九牢皆失之

邯鄲二字當屬上文胥後令一句言待後令於邯鄲

也

肆然謂公然爲帝也過謂過諸侯之位而爲天子

五刺客曹沫事不見左傳或未必有其敢行不反顧

者專諸聶政二人足稱豫讓未可以刺客目其舉動

亦與刺客未似若荆軻則又不及格矣

視肉按山海經有視肉之說謂無人形而但有肉能

視也與此或不同

昔人去幾意凡人之舉動所以胥待人者謂其幾未

到去之尚遠故胥之故下言成大功者在因瑕瑕即

所謂幾之可乘者也忽謂急乘之也故下又云急而不急就爲失

李斯既知物禁大盛又慮物極則衰未知税駕則何不思所以税駕者而戀戀不已遂聽趙高之計以求久其富貴也唐楊國忠亦云吾亦知税駕之所但且極樂耳小人之態每如此

趙高倡立胡亥之計亥與李斯始皆不敢從而後皆汩於利而從之此殆天以趙高亡秦也非高之邪謀而扶蘇立蒙氏輔之或猶可存乎

避死厭幾謂不貪生求利也勤勞見危不以勞事爲勤而避之以致受危也猶人安足謀謂行此廢立之事必有過人之才乃能爲之計安我僅猶人耳安能爲此計也不死安託命謂已旣不能以死守節舍從亥將何所託命哉許詞也少我圖我謂以我所行爲不滿其欲乎且欲固執以求我哉言李斯不滿其望也故趙高卽應曰如此殆矣

蒙氏世將按秦昭二十三年蒙武爲將伐齊計其年少亦須二十許則其父驁計可四十餘矣至莊襄元

年則耄幾八十矣始爲秦將伐韓始皇二十三年嘗
令蒙恬同李信伐楚矣是時蒙武亦且八十矣乃又
使同王翦伐楚而不用恬也豈蒙世爲秦將之太公

望歟不可解也

史以吳濞淮南厲王皆作傳亦失之當以濞附楚元
王世家厲王附悼惠王世家各自爲世家方是

史不爲吳芮作世家又不立傳皆失之後人謂與張
耳當爲世家良是

望臣深望謂怨之重去將言以去將爲重事而不肯

也望張耳不讓亦從之也雅游人多爲之言作一句讀則甚明言舊所與游之人多爲之稱譽也

不侵爲然諾言一有諾許必不負之是不侵也豈顧問哉謂其相許以死不待再相顧問之也

史贊魏豹彭越謂喋血乘勝日有聞豹不足語此惟越撓楚有功可稱耳其謂得尺寸柄雲蒸龍變等言豈眞以越之願慮易爲欲反哉

俳笑之俳當作非或作排謂以刑故排以言怒故非笑之也非俳優之謂也

史贊英有罪其首虐多殺是矣而白起多殺之甚乃無一言罪之豈以起臨死一言已自明耶

喑啞叱咤喑啞聲之未出口也叱咤則出大聲以喝人也自廢自失也如樓煩欲射而目不敢視弓不敢發也

廣武君策誠善但信能知策之不用豈不能知其策之用耶知其用則行山之路亦多矣豈不能出他道以襲邯鄲如夏陽之故智也

褕衣甘食傾耳待命謂恐軍來不能自免故飽食着

衣以待死命也

淮陰失位不能無怏怏皇心當時天下初定人心未洽或有以蒯徹之說教信者亦未可知其與陳豨密謀似乎理亦有之舍人上變固亦未必無因也高皇大度幸赦蒯徹究而論之殊當烹也

陳平謂甥者全兵恐有誤字缺文當言其無全兵爲是也鼂錯所謂木鷹不能支是也

漢之初興戰國餘習未忘人各有心故以盧綰之被親一聞贓衍之言卽懷疑貳之慮固高皇之不推誠

有以啓之亦時人之心未洽故然也繇是觀之豨信之事殆亦有自來矣

樊噲賜重封而不言何封酈商傳再言賜爵信成君豈噲之重封亦如商再賜贊成君也

前拒拒陳之名左傳國云偏爲前拒是也

賣交言見利而負其交友是賣之也

人告高祖謂告之於官也告不傷嬰謂高祖訴告原不傷夏侯嬰而嬰爲證之也

緒正律曆緒端緒也言理正律曆有端緒也故後云

卒就則律曆皆成也律謂樂律下文吹律是也比定律令此則法律也非樂也又下及百工程品皆以漸就成也

落魄或作落薄落度落托握齱或作齷齪並同今時人猶作此等語

據陸賈五子則一歲過其子家者且七過有餘日矣而云歲不過再三豈賈亦自有另居而有時不就其五子家食時乎其云數見不鮮無久慁語則升廢言之是矣

陸賈入座陳平不時見始觀他書以爲平對面不見賈也今觀史乃賈入客位坐而平久之方見耳

厲王殺辟陽而文帝欲治平原君可謂誤矣而平原遂自刎何也無乃平原耻其與辟陽交而令厲王以椎椎殺之歟

攻苦食啖攻苦謂用力於受勤苦也不可訓擊啖自當作淡或古字借用若以爲無菜爲啖則有菜將不啖之乎招權顧金錢招指也顧受也謂指貴權以受人金錢如今語所謂指官騙騙者是也

兩賢相戹謂丁公與巳爲兩賢人柰何相困戹也

日飲毋何謂但飲酒毋劾治其作姦犯法者何誰何

也詰其何人爲之也

何自爲郎謂何時爲郎耳非謂自巳爲郎郎官豈自

巳所得爲耶

百金之士謂以百金募敢死之士也士何以直百金

乎

相提而論謂兩手分提而較其輕重也其意謂帝雖

有失而魏其不當明揚其失也

沾沾自喜沾沾喜容之意也自喜謂自以爲是而喜見於容色耳

蚡謂諸郎言始爲郎耳非以年少者稱爲卿也

生貴甚謂自生心作尊貴之度甚也即下文痡折諸侯王以禮節是也下折節節疑衍

引繩批根言魏其結納灌夫後盡退去其前趨附之人如引繩而批草木並就其根下去之也

相爲引重言魏其引灌夫以自重灌亦引魏其以交列侯宗室爲自重也

武安詆魏其幸天下有變而魏其不發武安受淮南金事豈其未知耶
能爲石人等語謂帝不能長存今在已録録不向帝外家則百歲後寧可信不魚肉外家也
太史引春秋隱桓多章定哀多微詞是自謂不直言時事之意矣若其諂納其說以便偏指等數郤明言武帝與時臣之失非微詞矣
度漠輕留總謂漢兵不能度幕北而輕易留駐耳非匈奴之留亦非漢兵之輕入也蓋度幕則已入矣

爲將如此盖太史不滿衛霍之詞非其不能薦賢士也非與其善保功名也

比親附也言晏子下比於民正以自譽已能下拊百姓而上不僭君耳

相疑而外市言百姓旣離心則將吏且疑朝廷罪及已而外交敵以自全也

人臣之利二語謂立功取官爵乃人臣之利而疲敝中國固非天下之長策也其云外郡外城數十以下段語殊不明豈卽主父偃所云將疑而外市之云乎

介使者權介嘗訓假即下文激怒使者意是也欲假
托使者之怒權以誅呂嘉也
御橛之變謂中道而馳時或有馬脫御車遇橛以致
傾倒之患註止明橛字而於正意未明
末光絶炎謂使群臣得藉日月之末光與將絶之炎
以成其事業而正義飾文以成一經也非絶明之炎
男子所死一言謂反之一言也謂反則必死之罪然
如吳之失計則死我先塞成皐當不至死也
史循吏傳子產當與曾晏另為列傳而石奮之事似

可稱孝子未可為循吏也又吳公治平第一而不入傳何也

吾言云云即汲黯所謂內多欲者也非欲施仁義也張晏失之矣

非苦二句謂湯旣非苦節以就其贊行又不放循法令明白

分析巳就其功能而乃取高皇約法紛更之以行其舞文私意將以此無種也

狗馬病力不任郡事力字屬下句讀明白易曉病字

爲句是

酷吏傳首郅都按都直而忠特以嚴被禍此亦可歎也都非可與張湯諸人爲侶者也

乾没猶今人所謂白賴人物也既得乃與田甲等攴私覓利者耳

上所是數語謂既爲上分別其引古義之原得上之是即著爲決法絜令以揚主明所謂後主所是疏爲令也

升菴謂匈奴斬狄山未必匈奴之爲是不然山不能

言天子不與知而使一臣守障閒將何以禦虜亦可

謂愚矣斬者實匈奴爲之特湯與上合意而山被其

禍故郡臣震慴畏湯耳

義縱謂楊可爲亂民而捕其使縱無一可取獨此事

則是

義縱王溫舒少時攻剽椎埋爲盜固宜其敢酷暴如

此不知當時何以推擇爲吏也

張湯杜周皆希上意而爲宽刻此所保全其富貴也

張湯以知當爲句陰陽人主與上下爲句言能以其

知術或陰順主意或陽順主意與主俱為上下輕重也若以陽為句人主六字為句句雖奇而難解矣

張騫鑿空猶云指空而開通之耳註眞以為開鑿而通其路失之

人人有言輕重謂漢使所言輕重不一致外國不信而厭之也服言是如說失之

進孰當如音義解其孰言郎六文善馬在貳師城是也

名一錢謂錢皆被浸入不得一錢在手名爲巳錢也

仁寵最爲句過庸不乃甚篤爲句言周仁寵最甚但
遇於庸愚無乃甚篤乎
楚莊在齊威之前且二百餘年而滑稽傳稱淳於髡
之後百餘年有優孟此太史不考之失
方朔辨騶牙固幸中然而宮中役啇臺欄中何得有
此物豈非有人驅致之耶不然則野獸入宮固亦不
祥之兆矣說者解詩騶虞率以此騶牙爲左驗然不
知彼自詠六騶御與虞人耳與此殊不涉也
西門豹止河伯娶婦事觀之快人意而或謂之術而

求仁曷不思彼三老與巫者所殺女子之含冤乎

季主傳云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又云大卜之起繇漢興有或以爲不待文帝而已先有此誤會文意矣卜自古有之而文帝以卜吉入即位故大卜遂興此亦太史倒用文法耳

季主傳文昔人謂非褚所能辦蓋卜者實所傳董氏之說得之矣

龜策傳前太史公曰以下文字細詳覺非司馬之文當亦褚生補作之其云三王不同龜數語則太史公

語也

太史公作貨殖傳而首以老子之言繼曰必用此云云余意輓當如字解不得作晩訓也言以此輓近世塗其趨利耳目則幾無五行者然民生有欲故曰雖戶說以眇論不能化眇論卽老子所言是矣言老子之言不能行於近世也

千乘三五語固太史公有激之言然亦指太公管仲句踐范蠡諸人之求富其國而言也

無岩處數語謂果有奇行而語仁義甘貧賤則可耳

無奇行而慕効之是可羞也

讀書甕語終